

津門海事與清代歷史

常建華

渤海之濱的天津，是北京的東大門，歷史上金有直沽寨，元設海津鎮，明置衛，清初設關置總兵鎮守，雍正三年改天津衛為州，九年又升為天津府，領州一縣六。天津從一個軍事重鎮發展成為綜合性的府級城市，天津濱海又為京師門戶特性，使其與清代歷史諸多事件相關，留下了種種歷史印記，耐人尋味。

大沽口海神廟

說到天津的廟宇，天后宮名震遐邇。源自福建海上之神的海神，元代傳至天津，被供奉在三岔河口的媽祖廟。（圖一、二）雖然元代天津有過海運之事，媽祖最初到天津或與沿海居民有關，但從媽祖廟設立位置看，更多的是表達了漕運水手以及有關人員的信仰。到了明清時期，此點看得更加清楚，天津媽祖廟成為保障

漕運安全的水上運輸之神，並且功能擴大，人們向媽祖祈求生育、消災祛病，媽祖演變為綜合性的神祇。

清代在天津濱海誕生了一座海神廟，與康熙皇帝有直接關係。康熙帝喜歡行圍騎射，有時行圍之後巡視畿輔。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）八月二十六日南苑行圍後便繼續巡視，九月初九日至雄縣，召霸州知州吳鑑、保定縣知縣李文英，詢問巡幸所見霸

州地土為水淹沒被災與民生狀況，提出了修堤防止渾河水決的措施，此後康熙帝主持治理渾河，多次視察堤防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），盛京地區禾稼不登，食品艱窘。三十三年收穫亦未豐稔，米穀仍貴。康熙帝認為：「倘價值日漸騰湧，則兵民生計恐致匱乏，盛京等處地方關係緊要。」（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》卷二六四）

格外重視對盛京的救濟。山東巡撫桑額建言，將登州等處米請從天津運至盛京三岔口，被康熙帝採納，於是命在天津的學士陶岱，將天津現存米五萬石從天津海口運至三岔口之處；

隨後改為俟來春河南、山東運米過天津，截留五萬石從天津海口運往。結果運米成功，僅用三日，康熙帝對於創興海運很興奮，認為海運得到了海神保佑。三十四年（一六九五）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七日，康熙帝巡視新河及海口運道，命皇長子允禔、皇三子允祉隨駕，十六日御舟泊大沽，十七日康熙帝閱視海口，命於其處立海神廟。

三十六年大沽口海神廟建成，康熙帝御製海神廟碑文，皇三子允祉奉敕書。碑文希望：「盛京世世軍民，皆得邀神庇於勿替也。」海神廟面向大海，朱甍碧瓦，規制崇宏，康熙帝御題「敕建大沽口海神廟」匾，並為各殿題額：前殿額「靜海波」；中有觀音閣，額題「潮音清梵」；後為水母殿，額題「涵育」。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，康熙帝巡幸漕河，閱視要

兒渡等堤岸。御舟途徑天津土城、葛沽，初五日自大沽營至海口新建海神廟。（圖三）

康熙之後，不少皇帝繼續為海神廟御製碑文或者御製匾額。有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）六月，雍正皇帝〈御製海神廟碑文〉，亦為允祉所書。乾隆三十二年（一七六七）〈御製重修海神廟碑文〉，乾隆帝為海神廟前殿題額「東渤海順」，題聯：「導潑泊河沽歸墟效順，互津瀛滄棣安堵蒙庥。」觀音閣額題「紫澗青蓮」，



圖一 清末天后宮前殿

圖二 天后宮院內牌樓



圖三 皇船場圖 位於天津城東海河旁，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建。



圖五 海河樓 建於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乾隆行宮。

火浪、火號，業經請驗試放外，隨奉發到戰船，操演砲位、鳥槍及兵丁下船操演鳥槍、火藥、烘藥、火繩、鉛子等項，俞琰負責的火攻營有相當實力。當時滿洲水師營還設有教習，當時「操演官兵分為兩班，在於河內先教船上蓬舵舵瞭如何使用之處，能識



圖四 柳墅行宮 建於乾隆三十年（1773），乾隆帝駐蹕地，1885年後改建為天津武備學堂。

撰聯：「印月千川妙觀察，澄瀾萬頃靜聲聞。」又御書詩文：「崇構海河濱，初來拜謁神。配天常互地，濟物即為神。紫渚安瀾慶，青蓮示法真。兩朝碑仰讀，意總為斯民。」此後，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〇）賜匾「析木安流」，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重修大沽海神廟，頒賜海神廟匾額「功昭利濟」。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，同治皇帝御賜海神廟「寰海鏡澄」匾。

一九二二年，海神廟失火，化為灰燼。二〇〇七年末，今天津船廠廠區

內發現海神廟遺址，遺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，再現了海神廟甬道、山門、西配殿、御製碑亭及圍牆建築基址等遺存；出土了御製海神廟漢白玉石碑一座、柱頂石五個及其他重要石質建築構件，大量清代黃琉璃、綠琉璃筒瓦、板瓦與瓦當，帶有「永通窯造」戳記的銘文磚及少量清代青花瓷片。

天津滿洲水師營

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）八月，清廷決定在天津建立駐防八旗水師營。雍正帝說：「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，俱已精練。惟向來未習水師。今欲於天津地方，設立水師營。分撥八旗滿洲，前往駐防操演，似屬有益。」（《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》卷三十五）同年十二月初三日，和碩怡親王等遵旨議覆：「天津之海口，為京師重鎮。滿洲兵丁，令往天津駐紮，學習水師，於海防大有裨益。」（《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》卷三十九）撥派兵丁二千名，令八旗滿洲、蒙古都統等於各該旗於丁內挑選，成立兩營火器部隊，最高長官為副都統，不久改為都統。於是清

認、能站立以後，再教演放槍炮」。

（《彙編》第三冊，頁二八二）

水師營官兵俸糧，每歲需米一萬於石，俱動支天津北倉新廠截留漕米。北倉離蘆家嘴水路一百五六十里，按季運米，花費較大。雍正七年（一七二九），署天津滿洲水師營都統拉錫會同直隸督臣等奏明，應於蘆家嘴堡城內西北隅，照北倉廠座式樣蓋造廠房貳座，公署三間，四圍高築牆垣，大門一間，看守房三間，約計用銀三千餘兩。天津的長蘆巡撫鹽御史鄭禪寶表示在其養廉項下捐支銀兩。（《彙編》第一六冊，頁六一至八五）

雍正帝對於天津水師營很關心。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水師營都統拉錫進京請安，雍正帝面諭拉錫：

天津水師營城內官員兵丁二千有餘，不可無祀享瞻拜之所，著修建廟宇兩座，一座廟供三世佛龍王海神，一座廟供城隍土地，其神佛法像配合廟宇之尺寸，酌定式樣交莊親王自內廷照式裝塑送去。建造廟宇著巡鹽御史鄧禪寶於養廉銀內捐修。（《彙編》第一七冊，頁五六五）

於是長蘆巡鹽御史鄧禪寶決定俟

廷在天津城東南的蘆家嘴建造水師營房。

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），特命閩、浙、江南三省臣工製造戰船，命都統巴顏德帶領滿兵並挑選熟練水師人員駐防教習，都統未到任前，天津鎮總兵趙國瑛等對已到船隻，相度海口水勢，編列號數，一同管理。趙國瑛認為：「天津地方附近畿輔，大沽海口最為緊要。蒙我皇上聖慮周詳，安愈求安。」（《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》，以下簡稱《彙編》，第八冊，頁二〇七）將雍正帝設立天津水師作為海防保障京師之舉看待。不過據李陽光（雍正增設天津、寧夏、青州滿洲駐防主因為解決京師滿洲閒散餘丁生計考）研究，天津設立滿洲水師營的實情，在於安置難得官差的京師滿洲，解決八旗生計問題。

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，清廷命俞琰來津製造操演火器，向滿洲水師營都統鎮國公鄂齊報到。俞琰諳練戰船火具，賞給守備銜。據鄂齊奏報，令俞琰經營戰船、所需火具等項及製造火藥之法，俞琰造有火箭、

明春融冰泮，擇吉興工。認為廟成不但水師營官兵得伸祀享瞻拜，海隅居民亦得春祈秋報。

雍正時期天津滿洲水師營的管理比較嚴格，到了乾隆時期，水師操練敷衍塞責，飲酒賭錢每況愈下。據說「每逢春秋，戰船停泊海岸。遇都統查閱日期，海口傍近地方，苟且塞責，略為駕駛。俟都統查回後，即在船內飲酒賭錢，並不演習技藝。」（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卷一九四）乾隆皇帝斥責也無成效，三十二年（一七六七）東巡天津閱視水師操演（圖四、五），發現「兵丁技藝既疏，隊伍紊亂，竟操喧嘩不絕」（昭懷，《肅亭雜錄》卷四，頁一〇七），於是裁天津駐防滿洲水師營。天津駐防滿洲水師營如果從成立的雍正四年算起，歷經四十二年壽終正寢。

大沽炮臺見證外國入侵

大沽口既是出海口，又是海上通往京師的起點，由大沽口經海河、北運河通往京師，不斷有外國使臣經由大沽口水路進京：清順治十二年（一六五五），荷蘭使臣哥貢乘船經

激戰一晝夜，侵略軍慘遭敗績，英艦艇轟擊大沽口砲臺。清軍奮起還擊，河赴京換約遇阻。二十五日，聯軍艦艇轟擊大沽口砲臺。清軍奮起還擊，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五月，英法聯軍艦隊會合大沽口外，要經海

十），規定翌年互換條約，英法聯軍暫時南撤。八月，欽差大臣曾格林沁重建大沽砲臺，共建砲臺六座，南岸三座，北岸二座，分別以威、震、海、門、高五字命名；還有一座砲臺建在北岸，稱「石頭縫砲臺」。每座砲臺設大砲三門，另有小砲臺二十五座，大大強化了大沽砲臺的防務。



圖十二 英軍繪製北塘、大沽地區形勢圖

爆發義和團運動。西方列強以保護各國僑民為由，將軍艦廣集大沽口外，通牒大沽砲臺守將天津總兵羅榮光交出大沽砲臺，被嚴辭拒絕。五月二十日，八國聯軍的軍艦猛烈轟擊大沽

甚至懸掛白旗乞和。此戰英軍司令賀布受重傷，其副手重傷致死，法軍司令受傷，英法聯軍死傷六三八人；英軍十三艘艦艇參戰，被擊毀或擊沉四艘，六艘喪失戰鬥力。是為第二次大沽之戰。

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英法聯軍集結重兵來津報復。六月十五日，英法聯軍從北塘登陸。二十六日，一萬多英法聯軍分路猛攻新河和軍糧城，三千清朝騎兵奮勇反擊，寡不敵眾，全軍覆沒。二十八日，聯軍攻陷塘沽。七月初五日，聯軍進陷大沽砲臺。（圖十一、圖十二）是為第三次大沽之戰。英法聯軍溯河占領天津，進逼北京，咸豐帝逃往熱河（今承德）。聯軍攻陷北京，清廷被迫簽訂《北京條約》，互換《天津條約》。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失敗而告終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

北洋水師大沽船塢

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，清朝一批力主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官員發動救亡圖存的洋務運動，天津成為洋務新政的重地。

由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崇厚等的運籌，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開設天津軍火機器總局，仿製西洋各式軍火機器。清廷在天津設局，以滿足大沽海口海防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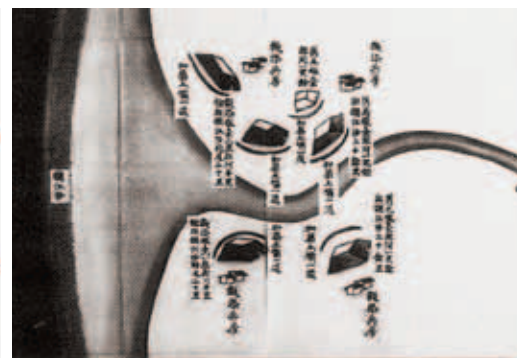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 天津海路交通的咽喉大沽海口，攝於十九世紀末。



圖六 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荷蘭使節隨員所畫海河圖



圖九 納爾金的北塘布防



圖八 1840年9月新任直隸總督納爾金的大沽布防



圖十一 1860年8月1日英法聯軍占領北塘砲臺



圖十 中英簽訂《天津條約》時的情景

（一八一六），英國阿美士德使臣亦如此赴京；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，英國額爾金爵士與葛羅男爵乘英船從大沽海口駛入海河進京。

大沽口既為入京咽喉，津門屏障的地理位置極其重要。（圖七）明世宗嘉靖年間，為防範倭寇的侵擾，大沽口開始設防。清嘉慶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，大沽口築造砲臺二座，以海河河口為界，分為南砲臺、北砲臺。鴉片戰爭爆發後，在海河南岸增建砲臺二座，北岸增建砲臺一座，於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建成，形成完整的砲臺群。（圖八、九）在近代抗擊外侵的歷史上，大沽口戰火不斷。

咸豐六年（一八五六）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。八年（一八五八）四月初八日，英法聯軍要求讓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國公使前往天津，並限令清軍在兩小時內交出大沽砲臺。經過激戰，各砲臺相繼失守，清軍死傷士兵四百餘名。是為第一次大沽之戰。英法聯軍砲艇沿海河而上，駛抵天津城下。清廷無奈簽訂了《天津條約》（圖

海河、北運河入京（圖六）；康熙十五年（一六七六），俄國米列斯庫使團乘船從大沽海口入京；乾隆

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三），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乘三艘大船來到大沽口，換乘帆船溯流抵達京城；嘉慶二十一年

堂。(圖十五、十六)兩所學堂與大沽口的軍艦、砲臺、駐軍、船塢關係密切。北洋水師學堂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倡議籌辦的，是為了解決洋兵船陸續增置，駕駛、管輪兩項需才甚亟等問題而辦理，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七月校舍落成，座落在



圖十五 武備學堂外景



圖十六 李鴻章為創辦武備學堂給朝廷的奏章

天津衛城東三里天津機器局一帶，堂室宏敞整齊，不下一百餘椽。

北洋水師學堂設總辦（校長）一人，下設會辦（副校長），負責管理學校的行政事務。嚴復任總教習（教務長）一職長達九年，後晉升為會辦、總辦。教務部門設總教習一員，分設駕駛、管輪正教習各一人，聘用英國軍官，仿英國海軍教習章程制訂條例和計畫，副教習無定額，由歸國留學生充任，兵操、漢文教習各一人。還設文案、醫官等。嚴復任總教習期間，往來於天津與大沽口之間，他將掌握的海防軍事實情與西方海軍船艦知識結合，主持制定了《北洋海軍章程》。

學生選拔非常嚴格，必須是十三歲以上、十七歲以下良家子弟，已經讀書數年，方可准取；還要經過複試，挑選六十名。學生們在校期間的待遇比較優厚，伙食免費，學生每月還給贍銀。學習優秀者，還會得到相應的獎勵。

學制最初定為五年，其中四年學習文化知識，一年到軍艦上實習；

後來又延長至七年，相應地延長了到軍艦實習的時間。學堂從一開始就嚴格遵循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學規範，設立的課程既有輪機、駕駛、兵操等專業課程，學生還必須修習英文、數學、化學、物理、地理、天文等課程。學校制定了一系列的嚴格規章制度。學生完成四年的學習，選擇成績合格者派上練船實習一年。

北洋水師學堂從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成立至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毀於八國聯軍炮火，二十年間畢業駕駛、管輪專業學生各六屆，二百餘人，全都進入北洋水師。培養的人才，有民國首任總統黎元洪，著名作家冰心的父親、曾任北洋政府海軍次長的謝葆璋，被稱為「南開之父」的南開學校創始人張伯苓，復旦著名教授、翻譯家伍光鑑等。

圖版出處：

天津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，《近代天津圖志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四。

作者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



圖十三 1880年建立大沽船塢，民國初年改名「大沽造船所」。

設之需。大沽口的砲臺駐軍與駐屯陸軍，武器裝備都很落後，就近添設總局，製造軍火槍砲，改變裝備。至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，共建機器房四十二座、計二百九十餘間，大煙筒十座，洋匠住房一百六十餘間。

洋務運動的亮點之一是大沽船塢。總局初設時曾在買家沽建一規模不大的船塢，不能適應兵船及炮艦所需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，清廷首次向英國購買的兩艘炮船抵達大沽海口，此後由西方購置新舊炮船以及自南方調來的兵船，在渤海灣、大沽海口日益聚多。六年（一八八

〇），清廷在大沽海口建造一所船塢，命名「北洋水師大沽船塢」（圖十三），又陸續增建船塢五所。大沽船塢的員工多達六百餘名，二十年間建造了三十八艘艦船。大沽船塢還製造出「大沽造」步槍，提供給各地，並承造過大沽口兵營的砲械等設施，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近代船舶修造和軍火製造企業。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八國聯軍入侵，大沽海口的船塢毀於列強戰火。

北洋水師大沽船塢舊址在今天津市船廠內。二〇〇七年考古發掘，發現大沽船塢乙塢與丙塢遺址。北洋水師大沽船塢先後共興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個船塢與二個土塢。乙塢與丙塢

的考古發現，為北洋水師大沽船塢遺址整體保護與展示提供了確鑿資料。

此外，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，清廷設立以天津為中心的郵遞業務，特在大沽設置水陸路郵件轉運站。沿海各商埠之間以海運為主的郵運，大部分船舶駛泊大沽口收交搭載郵件。大沽成為我國最早的水陸路郵件轉運站。（圖十四）

北洋水師學堂

清廷為裝備和擴充北洋軍隊，於光緒六年七月十七日（一八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）擬辦籌備北洋水師學堂，翌年七月正式成立並招生入學。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設立北洋武備學



圖十四 中國第一套大龍郵票，1878年率先在天津使用。